



世界经典名著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十四)

〔俄〕契诃夫 著
陈白云 姚常龙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假面	1
坏孩子	7
歌女	11
代表	18
必要的前奏	22
拔萝卜（仿童话）	23
哀伤	24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31
胖子和瘦子	36
牡蛎	39
美妙的结局	44
满是问号和惊叹号的一生	49
柳树	53
卡什坦卡的故事	58
小人物	82
相识的男人	86
我忘了 !!	95
我的“她”	100
未婚夫和爸爸	101
托莱多的罪人	107
审判	114
自白，或奥丽雅、任尼雅、左雅	120
捉弄	129
在钉子上	134
在催眠术表演会上	137

预谋犯	141
艺术家的妻子	146

假面

某地社交俱乐部，出于为慈善事业募捐的目的，举办了一次假面舞会，或者用当地女士们的说法，就是化装舞会。

已是午夜十二点。几个没有跳舞、不戴假面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共五人），围坐在阅览室里一张大桌旁，把鼻子和胡子藏到报纸里，在看报、打盹，而且，据京都报纸驻本地记者，一位颇有自由派倾向的先生的表述，在“思考”。

从大厅里传来卡德里尔舞曲“纺车”的乐声。在门外，不时有仆役跑过，响起嗵嗵的脚步声和杯盘的叮当声。阅览室里却十分安静。

“看来这里更舒服！”突然响起一个低沉而喑哑的声音，这声音更像是从炉子里发出来的，“都上这儿来！快点，朋友们！”

门敞开了，一个肩宽背厚的敦实的男人闯进阅览室，他穿着马车夫的号衣，一顶宽边帽上插着几根孔雀毛，脸上蒙着假面。在他身后跟进来两个戴假面的女人和一名端托盘的仆役。托盘上摆着一个盛满烈性甜酒的大肚玻璃瓶，三瓶红葡萄酒和几只杯子。

“都上这儿来！这里更凉快，”男人说，“把托盘放桌上……你们坐下吧，小姐们！热—武—阿—拉—特里蒙特朗，你们呢，先生们，都挪开……别待在这里！”



男人的身子摇晃一下，一挥手，把桌上的几本杂志抹到地上。

“把托盘摆到这儿来！你们呢，看报的先生们，给让开地方。现在不是看报和研究政治的时候……把报纸都扔了！”

“我请你安静点，”有个知识分子透过眼镜，瞧了瞧那人的假面说，“这里是阅览室，不是小吃部……这里不是喝酒的地方。”

“为什么不是？莫非桌子摇晃，还是天花板会塌下来，怪事！不过……现在没工夫跟你们闲扯！你们把报纸扔了……你们看了不少时间，也就够了。不看报你们已经够聪明的了，再说看报伤眼睛。最主要的是，我不要你们看报，就这么回事！”

仆役把托盘摆到桌上，把手中搭在胳膊肘上，在门旁站定。两个女人立即抓起了红葡萄酒。

“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聪明人，居然认为报纸比美酒还好，”插孔雀毛的男人给自己倒了一杯烈性甜酒，开口说，“照我看来，你们这些可敬的先生之所以喜欢看报，是因为你们没钱买酒喝。我说对了吧？哈哈！他们老看报！喂，那上面写什么啦？眼镜先生！您读到哪些事件？哈哈！得了吧，别看了！你别再装模作样，不如来喝一杯！”插孔雀毛的男人稍稍挺起身子，从眼镜先生手里一把夺过报纸。对方先自了脸，后来又红了脸，吃惊地看看其余的知识分子，那些人也吃惊地看看他。

“您忘乎所以了，先生！”眼镜先生发怒了，“您把阅览室当成了小酒馆，您竟敢放肆，夺了我手里的报纸！我



不允许！您不知道您在跟谁打交道，先生！我是银行经理热斯佳科夫！”

“我啐你这个热斯佳科夫！至于你的报纸，只配享受这种荣幸……”

男人拾起报纸，把它撕成碎片。

“诸位先生，这是怎么回事？”热斯佳科夫喃喃地说，他惊呆了，“真是莫明其妙，这……这简直岂有此理！”

“他老人家动怒了。”男人笑起来，“哎呀呀，吓死我了！连两条腿都直打哆嗦。是这么回事，可敬的先生们！说正经的，我都懒得跟你们说废话……因为我想同这两位姐儿单独待在这里，想在这儿找点乐子，所以请不要妨碍我们，都给我出去……有请啦！先生们！别列布欣先生，滚出去！你皱什么眉头？我叫你出去，你就乖乖地出去！给我快点！要不然小心我揍你一顿。”

“这算什么话？”孤儿院会计别列布欣红着脸、耸着肩膀说，“我简直不明白……有个无赖闯到这里……突然说出这种混帐话来！”

“什么叫无赖？”插孔雀毛的男人大喝一声，他怒不可遏，一拳头捶在桌子上，震得托盘上的杯子都跳起来。

“你是跟谁说话？你以为我戴上假面，你就可以胡说八道骂我吗？好一个尖嘴辣子！我叫你出去，你就出去，哪个混蛋也不准留在这里！快点，给我统统滚蛋！”

“我们马上会看到结果！”热斯佳科夫说，他激动得连镜片都冒汗了。“我要给你点厉害瞧瞧！喂，快去把值班主任叫来！”

不一会儿，一个身材矮小、头发棕红的主任走了进来，



他的上衣翻领上别着蓝色小布条，跳舞跳得气喘吁吁的。

“请您出去！”他开口说，“这儿不是喝酒的地方！请到小吃部去！”

“你这是从哪儿跳出来的？”戴假面的男人说，“莫非是我叫你的？”

“请别你你你的，请出去！”

“你听我说，可爱的人：我给你一分钟时间……因为你是主任和头面人物，所以请你拉着这些演员的胳膊，把他们弄出去。我的姐儿们不喜欢这里有外人……她们害臊，而我既然花了钱，就希望她们露尽自然本色。”

“显然，这个蛮子不明白，他不是猪圈里！”热斯佳科夫大声叫道，“把叶夫斯特拉特·斯皮里多内奇叫来！”

“叶夫斯特拉特·斯皮里多内奇！”俱乐部里响起呼喊声，“叶夫斯特拉特·斯皮里多内奇在哪儿？”

叶夫斯特拉特·斯皮里多内奇，一个身着警察制服的老头，立刻到来了。

“请您离开这里！”他瞪大可怕的眼睛，耸动着染过的八字胡，声音嘶哑地说。

“哎呀，吓死人了！”男人快活得哈哈大笑，“真的，吓死人了！居然有这么可怕的人，你那小胡子活像猫的触须，眼睛都瞪出来了……嘿嘿嘿……”

“你少说废话！”叶夫斯特拉特·斯皮里多内奇气得浑身发抖，声嘶力竭地喊道，“滚出去！不然我叫人来把你拉走！”

阅览室里一片难以想象的嘈杂。叶夫斯特拉特·斯皮里多内奇，脸红得像煮熟的虾，不住地喊叫、跺脚。热斯



佳科夫也在喊叫。别列布欣也在喊叫。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喊叫。不过，他们的声音却让假面人那低沉喑哑的声音压下去了。舞会因一片混乱而告中断，人群从大厅里拥向阅览室。

叶夫斯特拉特·斯皮里内奇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把俱乐部里所有的警察都叫了来。他坐下开始写违警记录。

“写啊，写啊，”假面人用手指戳着笔尖说，“哎呀，现在叫我这个可怜的人怎么得了？我这个可怜虫呀！你们为什么要毁了我这个无依无靠的人呀！哈哈！好吧，现在我让你们瞧瞧！一……二……三！”

男人站起来，挺胸凸肚，猛地摘下自己的假面。他露出自己的醉脸，瞧着大家，欣赏着造成的效果，之后倒在圈椅里，快活得纵声大笑。他引起的反响的确非同小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神色慌张，面面相觑，吓白了脸，有的直挠后脑勺。叶夫斯特拉特·斯皮里内奇不安地清着嗓子，像个无意中做了蠢事的人。

大家认出这个捣乱分子原来是当地的百万富翁、工厂主、世袭的荣誉公民皮亚季戈洛夫，这人向来以喜欢胡闹、热心公益事业而扬名乡里，另外，正如当地通报里不止一次所载的那样，他还“满怀对教育事业的爱”。

“怎么样，你们走还是不走？”皮亚季戈洛夫沉默片刻后问道。

知识分子们都哑口无言，踏起脚尖不声不响地走出阅览室。等他们走后，皮亚季戈洛夫立即反锁上门。

“你一定早知道他是皮亚季戈洛夫！”过了一会儿，叶夫斯特拉特·斯皮里内奇摇着那个端酒进阅览室的仆役



的肩膀，声音嘶哑地小声说，“为什么你一声不吭？”

“他老人家不许说，长官！”

“不许说……等我把你这个该死的畜生关起来，蹲上一个月班房，到时候你就知道‘不许说，的厉害了！滚开！而你们倒好，诸位先生，”他转身又对那些知识分子说，“居然造反了！你们就不能离开阅览室十分钟！好了，现在你们去收拾这烂摊子吧。唉，先生们，先生们……我可不喜欢这样，真的！”

知识分子们在俱乐部里走来走去，一个个都垂头丧气，心神不定，满脸愧色，喃喃自语，似乎预感到大难即将临头……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听说皮亚季戈洛夫“受了委屈”，大发脾气，吓得都不敢出声，早早就各自回家了。舞会中止了。

夜里两点钟，皮亚季戈洛夫才从阅览室里出来。他喝醉了，走路东歪西倒。他来到大厅，在乐队旁坐下，在乐曲中打起瞌睡，后来愁苦地垂下头，立即鼾声大作。

“别奏乐！”主任们对乐师们直摇手，“嘘！叶戈尔·尼雷奇睡着了……”

“请问，要不要把您送回府上，叶戈尔·尼雷奇·别列布欣俯身凑着百万富翁的耳朵问。

皮亚季戈洛夫努努嘴唇，那样子好像要吹掉脸上的苍蝇似的。

“请问，要不要把您送回府上？”别列布欣又问一遍，“或是吩咐备好马车？”

“啊？谁？你……你有什么事？”

“该把您送回府上，先生……现在是睡觉的时候



了……”

“我要回……回家……你送我……回去！”

别列布欣高兴得眉飞色舞，赶紧扶起皮亚季戈洛夫。其余的知识分子立即跑过来帮忙，他们愉快地微笑着，七手八脚把这位世袭荣誉公民抬起来，小心翼翼地把他送到马车上。

“只有演员，只有天才，才能愚弄这么一大群人，”热斯佳科夫扶他坐下时快活地说，“我确实感到震惊，叶戈尔·尼雷奇！直到现在我还想笑……哈哈……可是我们呢，还大动肝火，瞎折腾！哈哈！你们信不信，哪回看戏我都没有这样开怀大笑过……滑稽透了！这一辈子我都会记住这个难忘的夜晚！”

送走了皮亚季戈洛夫之后，那几个知识分子便面露喜色，开始安下心来。

“临走时他还向我伸出手来哩，”十分得意的热斯佳科夫说，“这么看来，万事大吉了，他不生气了……”

“愿上帝保佑！”叶夫斯特拉特·斯皮里多内奇松了口气说，“恶棍，无赖，可是要知道，又是慈善家！真设法说！”

一八八四年十月十三日

坏孩子

伊凡·伊凡内奇·拉普金，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和安娜·谢苗诺夫娜·扎姆布里茨卡娅，一个翘鼻子的年轻



姑娘，双双走下陡峭的河岸，坐到一张长椅上。长椅临水而立，藏在密密的柳丛里。好一处绝妙的地方！您若往这儿一坐，您就与世隔绝了——能看见您的只有鱼儿，还有那水面上闪电般跑来跑去的水蜘蛛。这对年轻人随身带着鱼竿，抄网，装蚯蚓的小罐和其他鱼具。坐下后，他们立即开始垂钓。

“我真高兴，咱俩总算能单独在一块儿了，”拉普金东张西望着开始说，“我有许多话要告诉您，安娜·谢苗诺夫娜……许许多多话……当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鱼咬您的钩了……我立即就明白：我为什么活着，我崇拜的偶像在哪儿，我应当为谁献出我清白而勤劳的一生……咬钩的可能是一条大鱼……见着您后，我才第一次爱上一个人，爱得发狂！等一会儿您再拉竿……让它咬死了……请告诉我，我亲爱的，我向您发誓，我能否指望——啊，我不是指望相互爱慕，不是的！——这个我不配，我连想都不敢这样想——我能否指望……您快拉竿呀！”

安娜·谢苗诺夫娜提起握着的钓竿，用力一拉，尖叫一声，一条银绿色小鱼在空中闪亮。

“天哪，一条妙鱼！嗨，嗨……快！要脱钩了！”

鲈鱼挣脱钓钩，在草地上蹦跳着，本能地朝它称心如意的老家逃去，随即……扑通一声，落到了水里！

拉普金急忙去抓鱼，没有抓着鱼，不知怎么无意中抓住了安娜·谢苗诺夫娜的手，无意中又把这手送到唇边……对方急忙抽手，但为时已晚：两人的嘴无意中贴在一起，接吻了。这事有点出乎意料。接吻之后接着还是接吻，之后山盟海誓，倾诉衷肠……好幸福的时刻！可是，



话又说回来，这人世间的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幸福。幸福本身包含着毒素，或者说受到外来事物的毒害。这一次也是如此。当两个年轻人热烈拥吻的时候，突然响起了一阵笑声，他们朝河面上一看，两人都吓呆了：水里齐腰站着一个赤身露体的男孩。他叫科利亚，一个中学生，安娜·谢苗诺夫娜的弟弟。他站在河里，瞧着两个年轻人，阴阳怪气地微笑着，

“哎呀呀！你们亲嘴呢？”他说，“好啊！我告诉妈妈去。”

“我希望，您，作为正派人……”拉普金涨红着脸开始嘟哝，“偷看别人的行为是卑鄙的，告密更是下流，可憎，可恶……我以为，像您这样正派而高尚的人……”

“给一卢布，我就不说！”高尚的人回答，“要不然，我告诉妈妈去。”

拉普金从衣袋里掏出一卢布，把它递给科利亚。对方把卢布捏在湿淋淋的手心里，一声唢哨，游走了。接下去一对恋人再也无心接吻了。

第二天，拉普金从城里给科利亚带来了各色颜料和一个皮球。姐姐呢，先是把她所有的丸药盒都送给了他，后来又不得不送他几颗刻着小狗脸的纽扣。这个坏孩子，显然很喜欢这一套，而且为了收到更多的礼物，他开始监视他们。拉普金和安娜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一分钟也不让他们单独待在一起。

“坏蛋！”拉普金咬牙切齿地说，“年纪这么小，就已经坏透了！他长大了会成什么样的人？！”

整个六月份，科利亚不让这对可怜的恋人过上一天好



日子。他扬言要去告密，不断跟梢，讨各种各样的礼物。他总觉得礼送轻了，最后便时时提起怀表来。唉，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答应送他一块。

有一回，大家吃午饭，当仆人送上维夫饼干时，科利亚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挤着一只眼，问拉普金：

“说吗？啊？”

拉普全面红耳赤，把餐巾当成维夫饼干嚼起来。安娜从桌后一跃而起，跑到另一个房间里。

在这种处境下这对年轻人一直捱到八月底，捱到拉普金终于向安娜求婚的那一天。啊，这是多么幸福的日子！拉普金同安娜的双亲谈过话，征得了同意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进花园去找科利亚。找到他后，拉普金快活得差点放声大哭。他一把揪住坏孩子的耳朵。安娜，谢苗诺夫娜也跑来了，也来找科利亚，揪住了他的另一只耳朵。现在轮到科利亚哭着央求他们：

“亲爱的，好人哪，亲人哪，我再也不干啦！哎哟，哎哟，饶了我吧！”

这时候，一对恋人脸上那副洋洋得意的表情真值得一看哩。

后来这对年轻人承认，在他们整个相恋期间，他们从来没有体验到在他们揪住那坏孩子的耳朵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幸福，那种令人心醉的极度快乐。

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歌女

当年，她比现在更为年轻漂亮，歌喉也更为动听。有一天，在她别墅的楼座里，坐着尼古拉·波得罗维奇·科尔巴科夫，她的崇拜者。天气闷热难耐。科尔巴科夫刚吃完午饭，喝了一大瓶劣质葡萄酒，感到心绪不佳，浑身不舒服。两人都觉得无聊，只等暑气消退，好出外散步。

前厅里突然意外地响起了门铃声。没穿外衣、跟着拖鞋的科尔巴科夫一跃而起，疑问地望着帕莎。

“大概是邮差，也可能是女友，”帕莎说道。

科尔巴科夫从来回避帕莎的女友和邮差，但这一次为了防备万一，他还是抱起一堆自己的衣服，走到隔壁房间里去了。帕莎跑去开门。让她大吃一惊的是，门口站着的既不是邮差，也不是女友，而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士。那人年轻漂亮，衣着考究，从各方面看来，是一位高贵的太太。

陌生女人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像刚刚爬完一道高高的楼梯。

“请问您有什么事？”帕莎问道。

太太没有立即回答。她朝前迈了一步，慢慢地打量着房间，然后坐下来，一副累得站不住、又像有病的样子。她一直努动着苍白的嘴唇，想说点什么。

“我的丈夫在你这儿吗？”她终于问道，抬起一双哭红了的大眼睛瞧着帕莎。



“什么丈夫？”帕莎小声说，立即吓得手脚冰凉了，
“什么丈夫？”她又说一遍，开始发抖。

“我的丈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科尔巴科夫。”

“不……没有……太太……我……我不认识您的丈夫。”

一分钟默默地过去了。陌生女人几次用手绢擦她苍白的嘴唇，不时屏住呼吸以克制内心的颤栗，帕莎则呆若木鸡地站在她面前，困惑地、恐惧地望着她。

“那么你是说，他不在这儿？”太太已经用平静的声音问，不知怎么还古怪地微微一笑。

“我……我不知道您问的是谁。”

“你卑鄙，下流，可恶……”陌生女人一口气说下来，带着仇恨和厌恶的神气打量着帕莎。“是的，是的……你卑鄙。我非常非常高兴，我总算当面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帕莎感到，她一定给这位一身黑衣、眼神愤怒、手指又白又细的太太留下某种下流而丑陋的印象，她不由得为自己胖胖的红脸蛋、鼻上的雀斑和额上一络怎么也梳不上去的刘海而感到害臊。她觉得，如果她长得瘦一些，不涂脂抹粉，不留刘海，那么她还可以隐瞒她那并不高贵的身份，她站在这个陌生而神秘的女人面前也就不至于那么恐慌和羞愧了。“我丈夫在哪儿？”太太接着说，“不过，他在不在这里我也无所谓，可是我必须告诉你，他盗用公款的事已经败露，到处都在寻找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他们要逮捕他。瞧你干了什么好事！”

太太站起来，激动万分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帕莎望着她，吓得懵懵懂懂的。



“今天就要来抓他，逮捕他，”太太说到这里抽泣起来，在这声抽泣中可以听出她的屈辱和懊丧。“我知道，是谁把他弄到了这般可怕的境地！卑鄙，下贱的东西！可憎的出卖皮肉的荡妇（太太厌恶得皱起鼻子，撇着嘴唇）。我软弱无能……你听着，下贱的女人！我软弱无能，你比我强，但是有人会出来保护我和我的孩子们！上帝什么都看得见！他是公道的！上帝会为我的一滴眼泪，为我所有的不眠之夜惩罚你！总有一天你会记起我这番话的。”

又是一阵沉默。太太继续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绞着手，而帕莎依旧呆呆地困惑地望着她，不明她的来意，等着她做出可怕的举动来。

“我，太太，什么也不知道！”她说完突然哭起来。

“你撒谎！”太太高声训斥，恶狠狠地瞪她一眼，“我什么都清楚！我早知道你！我还知道，这个月他天天在你这里鬼混！”

“是的。那又怎么样？那也没有办法。我这里经常有许多客人，不过我从来不强迫任何人。来不来随各人的便。”

“我告诉你：他盗用公款的事已经败露！他利用职务之便侵吞了公款！为了你这种……为了你，他不惜去犯罪。听着，”太太在帕莎面前站住，用坚决的语气说，“你们这种人不可能有什么原则，你们活着就是为了作恶，这就是你们的目的。但也不能认为，你已经堕落得根深，你身上就没有留下一丝一毫人的感情！他有妻子，儿女……一旦他判了罪，被送去流放，那我和我的孩子们就要活活饿死……你要明白这一点！不过眼前还有办法救他，救我和



孩子们免得受穷和丢脸。如果我今天能送去九百卢布，他就平安无事了。只要九百卢布！”

“什么九百卢布？”帕莎小声问道，“我，我不明白……我可没拿过……”

“我不是跟你讨九百卢布……你没有钱，再说我也不会要你的钱。我要的是东西……像你这种人，男人通常会送你们各种贵重物品的。你把我丈夫送的东西还我就是了！”

“太太，老爷他什么东西也没有送过我！”帕莎突然叫起来，开始明白她的来意了。

“那么钱哪儿去了？他挥霍了自己的钱，我的钱，公家的钱……所有这些钱都上哪儿去了？听着，我求你了。刚才我很气愤，对你说了许多不中听的话，我可以向你道歉。你一定恨我，这我知道，可是如果你还有一点同情心，那就请你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我恳求你把东西还我！”

“哼……”帕莎说着，耸耸肩膀，“我倒乐意这样做，可是，我若说谎让上帝惩罚我，老爷他真的什么东西也没有给过我。请相信我的良心。不过，你是对的，”歌女慌张起来，“有一次，老爷他是给我带来两样小玩意儿。好吧，您想要的话，我拿出来……”

帕莎拉开梳妆台的一个小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空心的金镯子和一只成色不足的宝石小戒指。

“给您！”她说，把这两样东西递给客人。

太太霍地涨红了脸，面部肌肉抽搐起来。她受到了侮辱。

